

有人以臭为美,有人视臭若仇。

湖南人好吃臭豆腐,认定是异香。某个角落的老嫖抛架了油锅炸起臭豆腐来,隔几条街的人闻见都能咽半天口水。幼时,我总以为臭豆腐只存在于湖南,是湘人独有美食。后来才知,北京有北京臭豆腐,南京有南京臭豆腐,台湾、福建、绍兴,还有湖北孝感都有臭豆腐。臭得各呈风味,各具秉性。

若给臭豆腐弄一个排行榜,作为湖南人,我且大言不惭地道一句:“天下第一味。”在臭豆腐界,湖南臭豆腐当然得算“扛把子”,坐着头把交椅。湖南臭豆腐有黑色、金黄之分,大约卤制方式不同,长沙多为黑色,其它地方黑黄皆有。我不爱长沙臭豆腐,黑不溜丢模样,总让人疑心是否靠谱。食物第一在卖相,又黑又臭的一盘,总不如炸得金黄再撒些绿香菜红剁辣椒煞是好看的一盘,更能惹人垂涎。便同样逸出“臭”来,我亦宁肯吃这好看的。外皮焦香,内里绵软,

虫豸与臭蛆入市,所向披靡,人皆嫌之避之。虫蛆以为勇无可挡,扬扬得意,举螯昂首过街,悠然自乐。

一人怕重,做工不成,经商不成,改学武亦不成,于是习文。其文卖不得三文钱,没有读者,抱怨天下人皆蠢汉,目不识货。此后终日做大人状,以韩柳欧阳自视,著文万卷,惜死后不存。

某人常语:蔬菜有益健康,多吃为宜。径自食肉而肥。

一汉好佛,着古服,戴珠串,终日谈禅论道,一脸慈悲。同好者闻之,登门拜访,尚未开口,此汉曰:小子也配言佛?驱客而去。

某见世人之书,长叹不过如此,蹙眉惋惜,忧心忡忡。示自己著述,皆曰顶顶重要,容光焕发,自况文脉在此,文气在此。

某人论诗文,只此一技:蛋炒饭无面条滋味。天下人以为奇,拜之服之者无数。

某去苏帮菜馆,点川人辣味不得,愤愤不平。

某妹拒人自喜,娱人自喜,终日自喜。

一汉著文千万,鲁鱼亥豕。其心怀天下,愤人心不古,修辞无诚,以致肝气郁结。

某穷汉衣不遮体,见一锦服者不慎跌落泥水,拍手大乐:也有今日。

某人得奖,友告之,要低调。某遂守口如瓶,不谈获奖事。第二年,友人亦得奖,广告天下,锣鼓喧天半年。

会堂里,来客签名题字。某落款:珠珠局局长珠珠。“珠珠局局长”字极大,某之姓名甚小。人以为幽默,下次某落款依旧。

某人军籍,三年未回乡。退

在汤汁里蘸蘸再搁进嘴里,呀,汤汁的香与豆腐的香一起在口腔里鼓荡,实在奇美无比。是谓情之所钟,虽丑不嫌。这话是陈芸说的。

陈芸就是林语堂先生说的“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”,沈三白《浮生六记》中的芸。这位最可爱的女人喜两样臭食,芥卤乳腐和虾卤瓜。“芥卤乳腐”就是我们常说的臭腐乳,将腐乳加入卤汁继续发酵而成。虾卤瓜则是臭冬瓜。

陈芸爱吃茶泡饭,以臭腐乳和臭冬瓜佐之,三白取笑她如狗和蜣螂,不知臭秽。她也笑,“狡辩”说臭食之美是无盐貌丑而德美。实在是可爱机智的小妇人啊!她将这两样臭食翻着花样来吃,麻油加糖拌臭腐乳,臭冬瓜捣烂拌臭腐乳,还给后者命名为“双鲜酱”。在她如此这般的“熏陶”下,三白终究喜欢上了他最初厌弃的这两样臭秽之味,是始恶而终好之。

除了臭豆腐、臭冬瓜、臭腐乳,江南人的臭食恐有十数种。

伍后,见牛系在草棚,语其舅:那黑毛长耳高蹄头有角的东西为甚?舅大怒,回身一耳光,骂道:混账东西,当兵三年,牛也不认得了。

村民某进城,返乡不说土语,动辄咱们城里如何如何。乡人遂称其为“咱们”,久而久之,本名失佚。

狂生某,得一逆子,实不可忍,遂令其自立门户。其子曰:你终有老病时,他年莫怪我。狂生道:我老了,倒水付五分钱。居十年,狂生老病在床,欲喝水,苦无人倒,其子恰在身旁。缓缓说道:一碗水五分钱耶?狂生泪下,默然转身对墙而卧。

某不孝,对其父母或打或骂。三十年后,某老了,得病。其子关其入柴房,每日饭菜递入,一月后亡故,柴房污垢满地,某尸身恶臭不可闻。其子雇人投入池塘洗净乃葬。

某妇性懦,夫欺凌数年。一日,夫醉,归来饱以拳脚。妇人趁夫熟睡,以绳捆绑,解衣裤,剪其男根,抛弃荒野乃归。夫惧痛,祈根求医缝合,妇不语,入狱七年。

某吏,入职后,中堂挂一联: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官不在大,有权则灵。

一人经年谋得副科长职务,亲戚来访,高呼老表。其人大不悦,面有愠色:该什么职务就称什么职务。亲戚诺诺。

某好作诗词,有长者云:君之诗无有平仄。某回:翁之诗只有平仄。

某作文十年,出书十本,得奖若干。长者作大人状教诲:“小子前途远大。起点比我等当年高,

C

月光城 散文

王亚

臭
殮

C

月光城 随笔

胡竹峰

传
奇

这样看来,只吃一样臭豆腐的湖南人,与江南人比较起来,实在算不得食臭高手。即便在江南十数种臭食中,臭冬瓜、臭腐乳也尚属个中翘楚。此二臭,与臭苋菜梗一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,被“尊”为“江南三臭”。

我在绍兴吃过几回臭苋菜梗,实在是臭至极致,天下难有与之匹敌者。怎么形容呢?以臭的程度而言,若说臭豆腐一脸污邈的懵懂小姑娘,臭苋菜梗便是肥腴的妇人,那股子风味,又性感又霸道,朝你生扑过来。或者说,像听了一场重金属摇滚,回家歇了半夜,耳朵里的鼓点贝斯吉他 SOLO 犹在。

臭苋菜梗虽带一“臭”字,却不丑。绍兴人将臭苋菜梗直接上屉蒸,或与嫩豆腐一起蒸,一段一段碧绿梗,还带着汤汁,臭味夺人。举箸夹一截,外皮颇硬,搁进嘴里噙住一头,略

略一吸,苋菜梗里的肉质入口,臭汁四溢。实在有不可言说之感,浑如被侵袭,臭得猝不及防。待得再吸第二口似乎又没那么臭了,一截儿吃完后,仿佛有了余味,忍不住再夹一截。这时方觉出香来,香臭香臭的,直至吃出瘾来。

绍兴街头小店的老板娘一般不推荐外地人吃臭苋菜梗,说:“伊太臭,你们吃不习惯的。”绍兴人周作人就爱这臭,还专作《苋菜梗》,开篇即生出亲近:“近日从乡人处分得腌苋菜梗来吃,对于苋菜仿佛有一种旧雨之感。”

据说,绍兴的人们都把腌制臭苋菜梗的臭卤水坛都当宝贝一般都留着,臭冬瓜、臭千张、臭腌菜、腌笋种种都出自此中。还有霉毛豆、霉笋、霉南瓜、霉丝瓜、霉芋艿、霉面筋、臭豆腐干、臭腌菜、臭腌蛋、臭百叶……可算一臭复多臭,各臭人各胃,简直可以治出一桌子臭殮来。

努力十年,当有出息。”某怡然道:“起点比翁之终点亦高也。”

某居小城,作文自娱,偶有文章刊发出版,某自云:这下可要进文学史了。

某娱色经年,老而弥坚。年八十,尚猎妇不止。人祝寿,贺长命百岁。某掷蛋糕愤然作色:“不吃你家饭,何咒我早死耶。”人问其天寿,某言:“当在一百五开外。”

某好色,一日与邻妇云雨。其夫携众闯入,悬吊某以冷水浸一夜,下身遂痿,自此乃绝女色。

某厌名人,语常鄙之。一次偶与珠珠共饭,某大喜,拍照留影放置案头。此后言辞多有亲昵,已是“我的朋友珠珠”。

某好谈精神高度,自诩超凡脱俗。一日,为一块钱事与同事大打出手。

某云:无生命即无爱情与自由。改名句:爱情诚可贵,自由价更高。若为生命故,两者皆可抛。

某妇极好强,处处不甘人后。人亩产九百斤水稻,此妇说自家亩产一千二百斤。人藤蔓结南瓜三个,此妇说自家藤蔓结南瓜六个。此妇后因贫吊死柴房。

一人极勇猛,上山砍柴,忽忘归路,在山里兜转半夜,仍不得回。村人执火寻山,见其累瘫草丛。人狐疑:见了白日鬼。

大凉山某翁与儿媳共寝,翁出虚恭,深觉无颜,出门吊死。泼皮滋事,以刀胁人,不

慎刀落,人拾刀而上,泼皮大骇,逃不及,遂死。

某工作勤苦,年终考核,一同事给某零分,十年皆零。

某素以文自负,新作示友,友指其舛误,某怪之:“吾自娱耳,岂可当真?”

某自况苏东坡、曹雪芹在世,语甚傲然。某对曰:“当代苏东坡、曹雪芹我见过几十个,你休来吓人。”

某声名渐隆,各色图书常借其名举荐。某询之出版方,彼从容道:“与君同名人也。”某嗫嚅无以对。

书桌杂乱,人不解。某曰:“整齐了无文心。”

某爱藏书亦好读书,经史子集三万册。然下笔不能成文。

一人著文好谈思想境界,某见其文叹息:“奈何文字装不下。”

某好谈平常心,某说平常心不了,只能放下。

某年五十,素甘自在。常说:“求名者,常常损利。求利者,往往伤名。求名利者,不能高位,高位必危。”

某损人不利己,某损人利己。人说前者是小人里的庸人,后者是小人里的真人。

某作文极勤,一年三五百篇,然读书甚少,一年不过三五本。人问其故,答曰:“费那闲工夫读书,岂不少写了三五篇文章?”

某未不惑,吃斋读经念佛,著文极超脱,文辞虚空。友人甚忧,怕其屏绝俗念不识烟火,言语往劝,无果。一丽人路过,某不转睛,目光尾随不离,有馋涎意,友心遂安。